皇明政要

皇明政要卷之十九

定禮樂第二十七

甲辰五月

太祖皇帝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

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制作貴不違時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爲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者也可不惜哉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

辭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

上又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五年四月

太祖皇帝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乃詔有司各

行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參定其儀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間里社以百家為一會糧長或里長主之或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為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大率皆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又能春秋習射亦可通行焉所用酒肴毋致奢靡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

演習之且命監御史二員入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十七年二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制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誇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入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合其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

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并而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

耿然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有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梁肉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

禮部尚書崔亮奏言禮所以辨上下防僭偕也今喪葬之禮自公侯卿大夫至於士庶各有等第然其間儀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乃雖有餘不許過度力不及者稱家有無不拘常例

太祖從其言
永樂元年八月禮部言內府中宜有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鈗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
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爲奢不及爲儉仲尼曰其奢也寧儉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
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永樂元年十月

上御西順門謂侍臣曰

皇考功德隆盛

祖宗樂章未有稱述朕甚愧于心爾等其識為之因曰漢

高帝作大風歌武帝作秋風辭亦皆有文當時又有

儒臣借平制作未能如古朕有意稽古禮文之事爾

等博求名儒用稱朕意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楚王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遂遇節

上命東宮暨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謁
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難以定爾三人試言之士奇對曰
周悼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
中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
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
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臣檢華

命士奇促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舉行之

洪熙元年春正月

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

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羣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

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

山陵甫畢事怱遽即吉而明日亦不欲見羣臣震曰四方
萬國之人遠朝
新主皆欲一睹
天顏
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
上顧士奇等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
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之遂有是命

諫祭祀第三十八

洪武元年十一月

太祖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注熊鼎曰此與古制合否

對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於郊禘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

天之誠不敢頃刻忘矣鼎曰

王者創業之初首務

郊丘之祀既對越以時宜爲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

此誠前代之所不及

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

盡其誠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

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

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

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監甚邇鬼神雖隱

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

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

天子親祀

圜丘方丘

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

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

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幷得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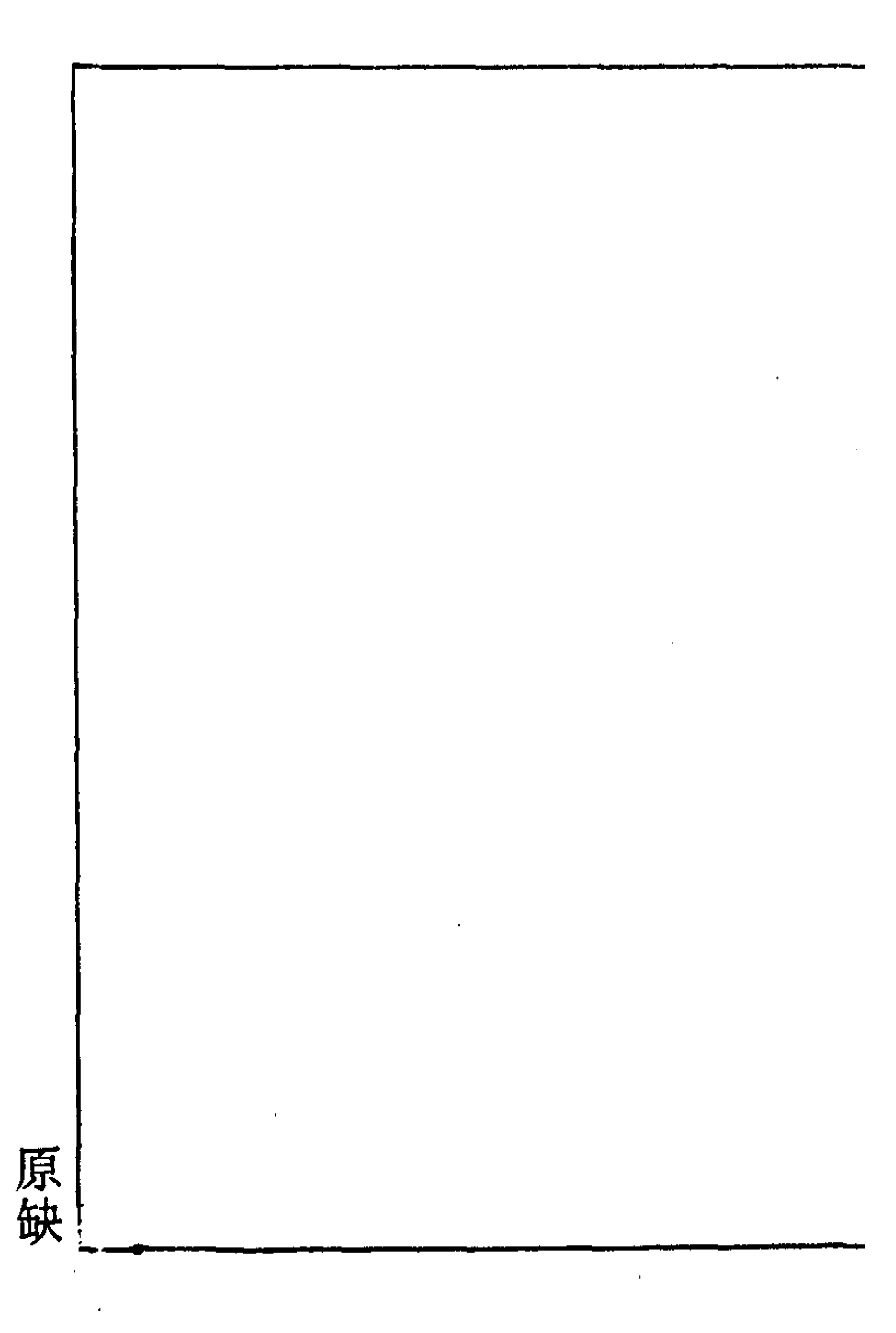
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太祖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

神必歆之如庶人一誠鮮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爲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爲國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洪武二年正月

太祖皇帝勑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



原缺

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溫伯顏阿术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帝王廟以成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有終始者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慕其跡而不究其實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术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皋陶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

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三十年十月

太祖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

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於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

一方一時者可也所有鼓樂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朕嘉今以禮祀神之意

太宗初即位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祀

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爲本

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此誠敬庶

幾感格之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存清以奉千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於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
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於本廟祭之
太宗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開國之臣既自有
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著為令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廆郊

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圜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夫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於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宣德元年正月行在太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

卿等輔佐事

天地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惕恭同寅以承祀事益實有頼然必
誠敬之心素有持養采盛之薦極于精潔庶幾神明
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
宣德八年正月
車駕詣
郊壇自
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

南郊躬詣神厨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
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爲本宜秉富清
以率百官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歆享之道晚御
齋宮禁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
臣曰特早來不視朝之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
又暇觀烟火乎是晚陰雲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
雲斂風靜星月明霽天氣融和助祭執事咸中禮度

皇明政要卷之二十

固封守第三十六

洪武三年四月

太祖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

炭乃躬率師旅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

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實非私

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道群臣稽

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

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

亡漢晋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

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洪武九年正月中山侯湯和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

[illegible]谷延安地邇西北與湖廣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故嘗令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人久而懈備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當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五年夏四月廣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上謂[illegible]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

深戒今珍奇之産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然但知趨利不知有害不可聽也

洪武二十五年

上勅宋國公馮勝等曰昔漢唐之際胡虜每秋高馬肥必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為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猜獲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兵甲

緣邊隘塞斥堠以
永樂二十二年冬
仁廟諭兵部尚書李慶
日久城壍池湮所司
衛民宜下各都司督令
傾塞者於軍士農隙之
邊境則不俟農暇即令
宣德元年二月免遵化
供歲炭役及邊軍並累

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

多遣逃亡罷其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

以他役業雖山谷所有然

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要

不可輕率

宣德五年三月開平守將奏邊

上舉其奇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

惟幾屢叛服不常古人制夷以

固種務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爲患朕
憂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正
邊民耕作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於轉
輸則勞矣繼今邊將嚴謹備之

宣德七年九月命將率兵巡邊

上諭之曰今國家無事邊境無警可以安逸然居安慮危
乃保邦之道況西北二邊虜常出沒今秋高馬肥宜
預整備但師行須慎重無貪利輕進無肆殺戮申嚴
號令整肅部伍堅利甲兵以振耀武威使虜懾服不

敢侵掠而邊境亦以安寧也

禦夷狄第四十

甲午冬十二月釋元臣納哈出北歸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

太祖初獲之以其為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心在北歸不欲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以為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

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若意已決姑遣之因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況汝有父

孫妻子之念命遣汝歸仍從汝主于北因資而遣之

納哈出辭謝而去

洪武三年秋八月命遣行省都事沈秩與監察御史

張敬之等齎

詔往諭浡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

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

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浡泥

以彈丸迤地乃欲抗衡

天威邪王大悟緊手加額曰
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行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
知
君父之尊爲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錦几寘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
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
舒當遣使入貢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安

蹤古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上即行包脫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聞王得蘇祿來攻王部師却之今闍歸城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感之秩復走見王丞恭以疾秩太言謂宗恕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

者還朝天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悊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三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閣婆來人討索毋厭汝强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徵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縣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懌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

者之言如此亦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為別酹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

寵賚其王甚厚

洪武十二年閏五月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

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戢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致矣

永樂初西北諸胡來貢命光祿卿酒飯既罷禮部尚書李至剛進曰西北諸胡

陛下撫綏皆以向化邊境已寧

曰人嘗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豈
間於夷狄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猶擾之能使馴
帖況虜亦饑食渴飲有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一宥欲
者推誠待之耳

永樂元年九月命右府都督同知韓觀佩征南將軍
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諭之曰廣西蠻民易叛難求
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恩撫之至不得已而後用兵
所以蠻民悅服邊境晏然今朕嗣位雖遵成憲御往

鎮之宜務德為本毋專事殺戮庶能副法

祖柔遠之意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大學士楊榮從征北虜[illegible]

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illegible]

太宗曰卿言深合朕意遂敕中官伯力哥及所獲[illegible]

虜中諭其部落來歸遂班師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佑[illegible]

州之麗水建寧之政和山谷間叔光等聚二三[illegible]

往來行劫漸致滋蔓請發兵捕之

太宗命兵部尚書方賓議調防倭都指揮張翥所領勁
兵三千并閩浙兩都司各調五千總於翥而捕之大
學士楊榮從容進言以為彼皆愚民或為有司所苦
或為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耳何敢
為亂若寬而撫之當遂散若急則堅其為盜之心況
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須更思處置之宜
太宗曰卿言是也可敕閩浙三司招撫若復頑梗弗服用
兵勦滅未晚也既而衆悉順服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

太宗皇帝北征駐蹕上莊堡寧陽侯陳懋為前鋒遇韃靼王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以其部屬入見也先土干遙望天顏尚有懼色太宗命納前與語遂陳述誠悃入覲來歸但為阿魯台等牽縶今幸得見陛下是臣再生之日也太宗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眷命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朕赤子豈有彼此

爾今順天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享富貴勿憂也先土干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今悉與酒饌也先土干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眞吾主也舍此何適

太宗諭文武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先土干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歸也其甥把台實贊之遂授把台軍都督俱賜冠帶及織金襲衣及大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

御前珍羞悉賜之宴罷

御用金杯等物亦賜之於是左右皆贊美
上功德之盛
太宗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
得之意固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
兵甲不用斯為可尚也
宣德元年七月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朵顏衛
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擒戮之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敢擾
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

敕榮曰馭衆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
整飭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不足計也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
暠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
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
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且謂二人曰何以
處之二人僉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
退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

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
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
困於交阯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illegible]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業宋康前史爲榮何謂示[illegible]

臣付

德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額

陛下令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變炙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令尚

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署表示文武羣臣凡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僭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

縣其地至我
皇考爲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
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
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凡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
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七年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招散遣人

貢方物且奏云波勒崇以土酉土雅之兵來寇殺戮
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大甸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
波勒土酉土雅皆未嘗歸化今豈能勞中國之人爲
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所有不善豈皆波勒之過
宜降
敕慰使敕睦鄰好保境安民
天順四年秋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
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

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挈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英廟初謂此虜窮乏不過於邊掠牛羊而去學士李賢見人民驚走如此乃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兵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官會議遣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

虜領兵赴紫荊關傷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
所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遂復救二關之軍赴鴈
門人民恃此以不恐
兵部尚書陳汝言 門順權令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
等處達官盡數取 回物論洶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
上達一日學士李 賢從容言之
英廟曰達人非我族類 其心為中國患昔年送之江南遠
方今復取來甚早 使聚此類在彼住定以為樂土
多不願取

曰吾亦悔之初取婢[illegible]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賢曰幸甚

進書表

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冠帶閑住臣夏性

奏為進書籍事臣父諒自幼志在學道博通經史并緒

儒性理等書領鄉薦後以學識卞充十年不出後授

四川成都府儒學訓導歷俸三月爲因多病母老

即告致仕讀書養母以居敬窮理爲心躬行實踐爲

事而於經史等書多所著述編集聖賢經傳之有裨

於心學者名曰心學要語自爲之序令臣將平昔所

聞爲之集註釋以圖報稱爰經成化年間伏覩

憲宗皇帝御製貞觀政要序文儕欣羅以爲

朝廷學古圖治

宗社生靈之慶也乃請臣日省觀

祖宗御製書并先正宋濂等文集所載洪武初年至天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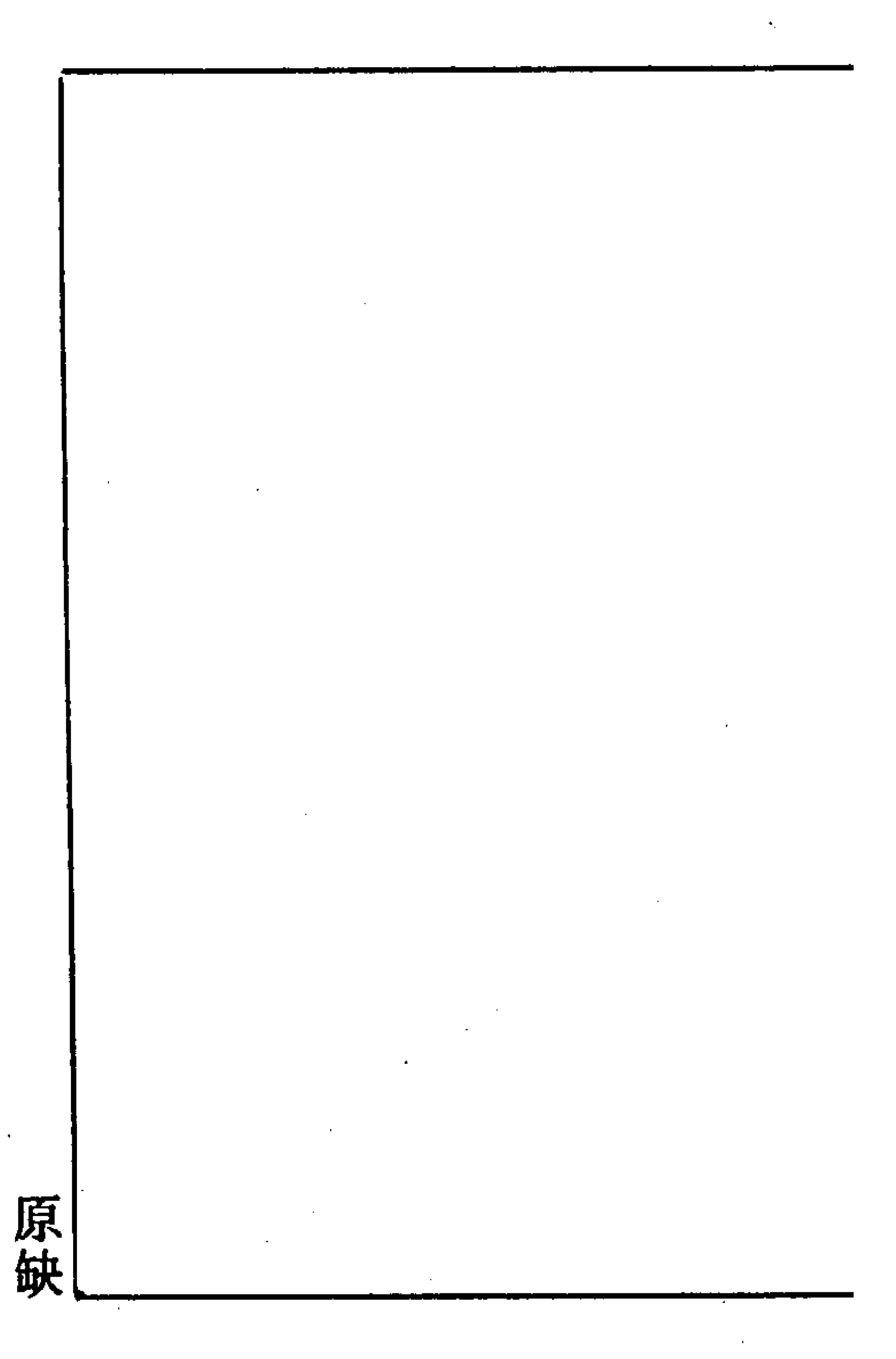
末年

一代

四宗政治及接賢臣問答之言實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先後一揆誠千萬世治天下之大法也乃照貞觀政

要格式立定四十篇目一曰尊德性二曰道問學三



原缺

道問學所以致知二者乃聖學之梯航脩德凝道之大端也與商書之博約虞書之精一孔子之一貫同一意焉蓋存心則約知至則博約斯可一博斯可精一則一矣精則道全心存知至則德脩道凝王天下之本在斯故於三重可以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雖先王商湯文武之政豈能外此以爲要哉臣父從事四書之學勤苦十餘年實所得如此臣不敢隱昧屢[illegible]書小學

講。惟以效奇人能驍勇熟武藝者爲急。臣年將六十，筋

力向衰，痰氣時作，近以眩暈疾患未任使，故不以干進

爲嫌，謹具本乞封

皇明政要、心學要語錄、禁詩二書，專事大義，男要兼才，齎捧以

聞。臣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右謹奏

聞

弘治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原任南京兵部武庫清吏

司郎中冠帶閑住臣婁性謹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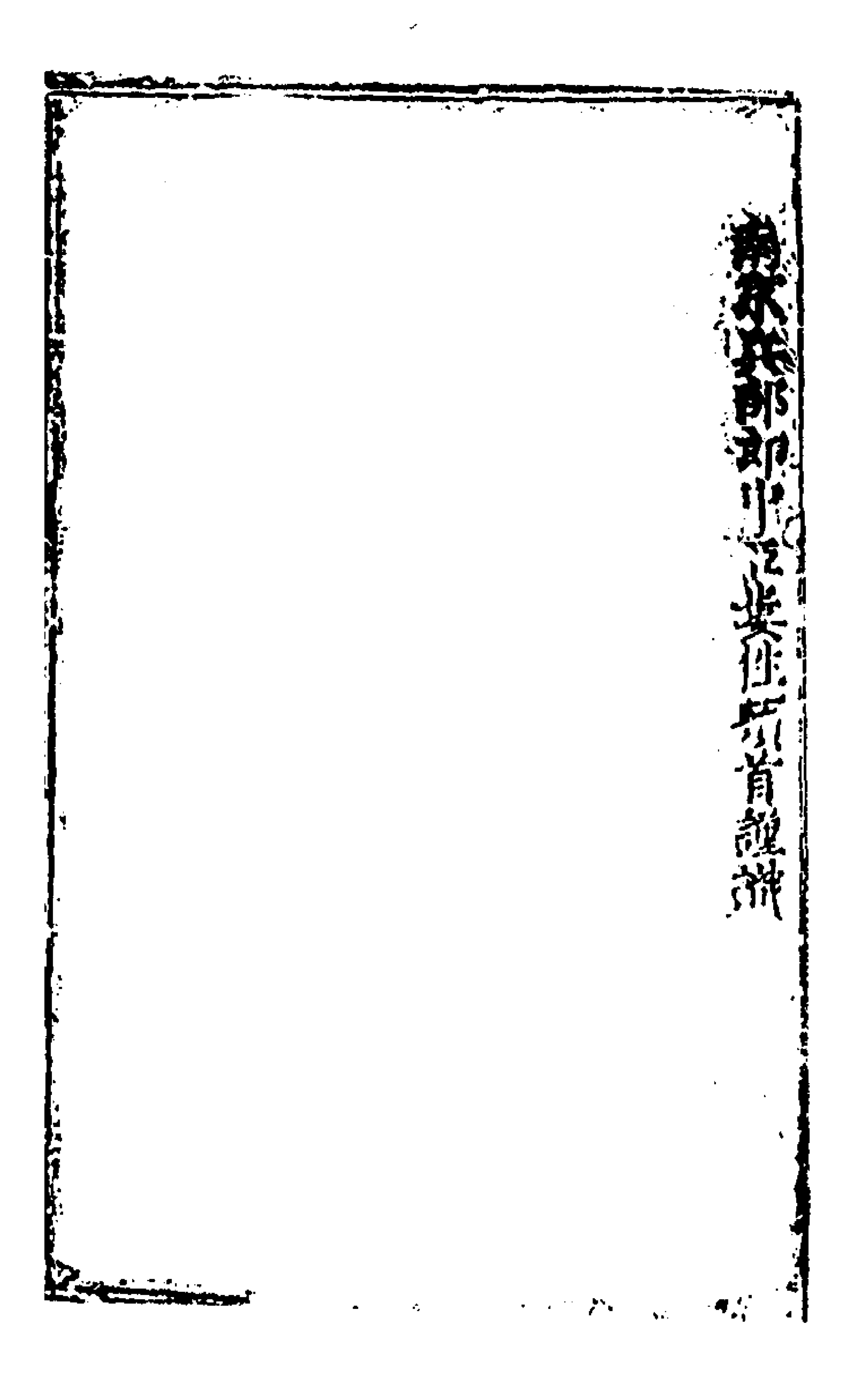
明政要後序

唐臣吳兢纂録貞觀政要四十篇獻之中宗視爲空文厥後文宗始喜讀而篤行之太和初政燦然可觀自是以來其書盛傳于世迨我

憲宗皇帝御製者序其畧云太宗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脩身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誠爲至論斷占不以以臣忝承庭訓知我

列聖明良賡會謨訓之言寬大之政所以植國體而裕民

生者一本於帝王之心法聖賢之道學其視貞觀之
治奚趐霄壤而已哉
聖子神孫恪遵前軌一無所違則可久之業益彰可大之
功益著矣因遵臣父所定四十篇目博采羣書依類
編録凡百五十二條亦分為四十篇蓋自正心脩身
以至於平治天下類編成帙倣吳兢之意僣題曰
皇明政要覧之有道君子訂其字之訛外補其闕畧獻之
明天子用少効涓埃之報于萬一云
弘治辛亥二月下未



南京兵部郎中江崟任頓首謹識